

書

17



戲

演劇

邱嘉穗

今之演劇卽古樂之遺也今之詞曲卽古詩之遺也  
 然古之詩樂粹然一出於正而今之劇場詞曲皆流  
 於淫僻而不可訓蓋不獨中聲之亡以至於此抑亦  
 劇場詞曲中所譜之事悉屬增悲長欲之具而人無  
 所視以爲法戒故也自漢以來儒者類欲復古詩樂  
 而徒較其音節於鐘律字句之末至使議論紛紛而  
 未有以決而古器古聲卒不可復卽幸而復之而不  
 以其事見之舞蹈則亦使人無所觀感興起如爰居



之聽鐘鼓而卻走耳竊謂居今之世而欲追求古樂之聲以復於先王之舊勢必不能何如倣古樂詩遺意召集名儒取今之所謂劇場詞曲者一一較而訂之其淫豔而傷風教與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槩從禁絕而其所編撰成曲頒行天下者必皆古今忠孝節義可歌可泣可法可傳之事至其器與聲亦不妨從今之優伶稍取其明白正大抑揚有節者可也安在今之樂不猶古之樂也如日演劇不足以當古樂詞曲不足以當古詩而欲離而二

淫司

之以聽其自止自行於天下則古之詩樂既不可以卒復而劇場詞曲之流行於今者將日入於鄭衛之淫靡而未知其所止雅與俗兩失之矣草莽私憂願與司風教者商之

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忠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法功效百倍至於渡蟻還



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  
妄不覺自化而好善樂生之念油然而生矣此則雖  
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媾之  
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并幃  
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謔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  
愧曾不思男女之慾如水浸灌卽日事防閑猶恐  
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道之試思此時  
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  
蕩卽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

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哉

王士正池北偶談西廂傳奇河中有普救寺畫墁  
錄郭威宿師河中逾年登蒲阪以望城中蒲民固  
守曰城開日當盡誅之幕府曰若然守愈固矣第  
告之曰誅守城者餘皆免城旣開乃卽其地爲普  
救寺蒲志云舊名永清院院僧與郭威約城克之  
日不戮一人因改名普救寺二書大同小異然寺  
名實始五代傳奇假以成文耳

王士正香祖筆記避暑錄言呂文穆蒙正爲父龜



圖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致寺中  
鑿山岩爲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卽石龕爲祠  
堂名曰肄業富大忠爲之記今人以傳奇有破窰  
之說志書亦沿俗論但言窰而不知有龕并龍門  
僧亦湮沒不傳可惜也

梁章鉅浪跡續談祝枝山猥談云南戲出於宣和  
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葉子奇草木子云  
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莊岳委談云今王魁  
本又不傳而傳琵琶記琵琶記亦永嘉人作近翟

晴江通俗編引青溪暇筆云元末永嘉高明字則  
誠避世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娛因劉後村有死後  
是非誰得管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

此陸放翁詩  
非劉後村也

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本朝遣使徵辟不就  
旣卒有以其記進者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在民間  
如五穀不可缺此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無  
耶其見推許如此留青日札云時有王四者能詞  
曲高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卽棄其妻而  
贅於太師百花家則誠悔之因借此記以諷名琵琶



琵琶者取其四王字爲王四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託名也太祖微時嘗賞此戲及登極乃捕王四置之極刑又說鄧載唐人小說云此說見元人周達觀誠齋雜記牛相國僧儒之子繁與蔡生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官至節度副使其姓氏相伺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願誣讎賢者耶按太平廣記引玉泉子云鄧敞初以孤寒不第牛僧孺

同

子蔚謂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甯一第耶時敞已婿李氏願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歸李撫膺大哭牛知其賣已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本者太平廣記也今攷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其母袁氏曜卿姑也見博物志琵琶記作蔡從簡秦氏其亦故爲謬悠與荆釵記同一狡獪歟靜志居詩話云高則誠撰琵琶記填詞



几上燒雙燭填至吃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  
飛雙燭花交為一蓋文字之祥雖小技亦有如此  
者 世所演荆釵記傳奇乃仇家故謬其詞以誣  
蟻王氏者天祿識餘云玉蓮乃王梅溪之女孫汝  
權乃同時進士梅溪之友敦尚風誼梅溪劾史浩  
八罪汝權實慙惠之史氏所最切齒遂令其門客  
作荆釵傳奇以蟻之甌江逸志載王十朋年四十  
六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  
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

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一子也此二語者上念  
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  
先孝友之意可見矣為御史首彈丞相史浩乞專  
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  
嘗使之為十三牧其謬誤如此故史氏厚誣之按  
梅溪文集中有令人壙誌載令人賈氏王賈同邑  
且世姻故令人歸於我初封恭人再封令人卒年  
五十五又祭令人文云子歸我家今三十年其為  
世好舊嫻夫婦偕老可知焉有入贅權門致妻投



江之事壙志又云女二人長嫁國學進士錢萬全  
蓋卽錢玉蓮也撰傳奇者謬悠其說以誣大賢實  
爲可恨施愚山矩齋雜記亦詳辨之

梁章鉅歸田瑣記泉州洛陽橋畔有夏將軍廟俗  
傳蔡忠惠守泉時因修橋遣醉隸夏得海入海投  
文得醋字而返遂於二十一日酉時興工儒者多  
斥其妄按洛陽橋託始於忠惠醉隸事則係蔡錫  
見明史本傳後人因蔡姓而誤附於忠惠耳閩書  
亦以此事屬蔡錫且記橋圯時有石識云石頭若

開蔡公再來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以爲忠惠事並  
云忠惠母先渡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  
蔡學士在風遂止時母方有娠心竊喜發誓願如  
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公守泉遂奉母命  
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遭劫時避於忠惠處  
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書符檄故能達  
海神其說愈不經矣今吾鄉人譏誕語無根者謂  
之夏得海而不知蔡錫事載於正史不必盡虛也  
袁枚隨園隨筆相傳崔鶯鶯碑卽鄭府君碑在河



南榮陽縣治中文秦貫撰稱府君諱恒字伯常夫  
人博陵崔氏年七十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合祔  
于先塋之側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子子六長瑱  
次珮次瑾次玘次璩次琬顧寧人謂據此足辨會  
眞記之誣又容臺集云女適盧損字行甫非損之  
子也

任啟運曰又有非賭非訟而日趨於貧者則戲會  
二者爲尤甚村落之居大者數十家小者十數家  
每歲必演戲日以酬神也梨園之餽贈供給必十

數金也迎送往來之費必數金也親戚聚會宴享  
之費又必加數金也故半日之謳吟歌舞而三四  
十金之費已盡矣出會之法千百人爲羣其盛者  
數千人昇一土木之神周游村落車輿僕從必數  
千也騾馬必數百也旌旗矛戟之具延數里也金  
鼓笙管之繁聞數十里也冠服珠寶賃借之費不  
下數百金也男女雜沓老少奔波至一村落后有  
香金之餽迎犒之席其費又不知數十金也故出  
會三四日而總計所費不下數千金矣費日甚民



印

未校

日貧賦安得而不逋哉又況出會先期一月環戲  
所闢地數十畝設棚百十間名曰接場列市肆陳  
博具設酒食廣召異方之衆使相角而取其贏故  
接場設而賭博盜賊之徒皆羣集而莫可致結此  
其害并不止糜費逋賦而已也

梁章鉅浪跡叢談嘉慶間余扈 蹕灤陽過古北  
口見有大廟土人呼為楊令公祠嗣閱明統志及  
密雲縣志皆載之豐潤縣志亦有令公村謂宋楊  
業屯兵拒遼於此有功故名按楊業生平未嘗至

燕古北口又在燕東北二百餘里地屬契丹久矣  
業安得而至此顧亭林已辨之宋史楊業遼史作  
楊繼業遼人稱為楊無敵雍熙三年大兵北征業  
副潘美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契丹  
國母蕭氏與大臣耶律漢甯等陷寰州護軍王侁  
令業趨雁門北口業以為必敗侁逼之行至狼牙  
村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伏四起中流矢墮  
馬被擒不食三日死業子延昭為保州防禦使昭  
在邊城二十餘年契丹憚之呼為楊六郎延昭子



文廣字仲容爲定州路副都總管皆以驍勇聞此  
今說部所不盡誣也 偶爲友人招觀劇余不諳  
崑曲而主人不喜秦腔坐中客多爲余左袒者適  
呈戲單余點訪普一詢蓋崑曲與秦腔並有之曲  
文初無小異客謂余之善調停也或問此事果有  
之否余謂名臣言行錄中引邵氏聞見錄卽有此  
事云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  
功臣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  
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

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  
太宗至其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  
行酒帝以嫂呼之此與今菊部所演略同惟短秦  
王一節耳 水滸傳之作亦依傍正史而事蹟不  
能相符宋史徽宗本紀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  
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  
州張叔夜招降之侯蒙傳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  
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  
其才必過人今青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



自贖張叔夜傳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鹵獲于是募死事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按侯蒙傳雖有使討方臘之語事無可考宋江以二月降方臘以四月擒或藉其力但其時擒臘者據徽宗本紀以爲忠州防禦使辛興宗據童貫傳以爲宣撫制使童貫

據韓世忠傳則世忠以偏將窮追至青溪峒問野婦得徑渡險數里擣其穴辛興宗掠其俘以爲己功皆與宋江無涉也陸次雲湖壖雜記謂六和塔下舊有魯智深像又言江滸人泐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時進征青溪或用兵於此禰乘所傳不盡誣惟汪韓門以爲杭人附會爲之恐不足信

近日梨園有演大紅袍全部者其醜詆江陵張文忠與奸佞同科並形容其子懋修等爲亂臣賊子之不如殊爲過當張太岳當前明神宗朝獨持



國柄毀譽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爲之功與威福  
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卽其子懋修等亦並非統  
袴下流考湖北詩錄載張懋修字子樞萬曆庚辰  
廷試第一授修撰文忠家難冤憤投井不死絕  
粒累日又不死手抱遺籍淚漬紙墨間天啟辛酉  
文忠墓忽有白氣如雲如煙越明年奉特旨昭雪  
時子樞年八十矣其渡江津有感云秋色滿林皋  
霜天雁唳高野花寒故細濁酒醉偏豪白雪知孤  
調青山有二毛從來仲蔚宅匝地起蓬蒿弟允修

字建初蔭尚寶司丞崇禎甲申正月獻賊掠荊州  
憂憤不食死有絕命詞云八十空嗟鬢已皤豈知  
衰骨碎干戈純忠事業承先遠捧日肝腸啟後多  
今夕敢言能報國他年漫惜未掄科願將心化錚  
錚鐵萬死叢中氣不磨俱可想見其忠義之氣至  
文忠之曾孫別山先生同儈在桂林死事尤著然  
則文忠之澤固久而未斬也 按說部中雜載江  
陵父喪設祭所列果品皆像山形甘蔗山倒壓死  
野人觀者於其下旣敗楊御史劾之曰五步一井



以上言金  
以清路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竈又云迎其母赴京  
其母畏長江之險地方官爲聯舟如岸俾乘輅以  
濟及敗其母尚存衣裳皆自澣焉有名下士批駁  
之云江陵在江北其母入都正可陸行至襄陽安  
有渡江之理不知江陵本傳明云居正言母老不  
能冒炎暑進京帝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  
道行以所傳五步一井十步一廬概之恐是由內  
河渡江滌淮陸行入京也

惜物命文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己身始誕之辰乃父母憂危之  
日也是日也正宜致敬齋心廣行善事庶先亡考妣  
早獲超昇現在椿萱增延福壽豈必紛紛烹宰招讌  
賓客故生日宜惜物命也凡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  
不思一切禽畜亦各愛其子慶我子生令他子死嬰  
孩始生不爲造福而反爲造孽乎故生子宜惜物命  
也天地仁慈好生爲大神祇正直惡殺爲先殺命邀  
福必無此理其有疾病災迍果係鬼神見咎但當放

校付



生以祛宿沴豈宜殺生以造新殃故祈禱宜惜物命  
也人爲衣食故或畋獵或漁捕或屠宰謂謀生所係  
無可奈何然世間生計甚多不爲此業者亦衣亦食  
未必其凍餒死也殺生營生神理所殛以殺昌裕百  
無一人倘能勸其改業功德無邊故營生宜惜物命  
也坡公戒生命不入庖厨雖賓客燕會亦不特殺謂  
不忍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蓋儒者  
不能茹素且遠殺機否則捉縛屠割叫號跳躑血漉  
聲嘶豈能盡屏諸不見不聞宰殺之慘日積庭除非

所以導迓祥和流行生意也故日用宜惜物命也修  
短之數命之自天戕物之命以生已之命于心難安  
且夫人不殺得長壽報但聞積德可以延生甯云好  
殺乃能卻疾乎故服餌宜惜物命也飼金魚者蟻蝦  
之屬萬計飼鶴者細魚之屬百計至如撲蝶投蛛捕  
蟲餵蟻因戲而殺蓋非一端以彼痛苦博我歡娛苟  
有仁心奈何爲此故嬉戲宜惜物命也至於父母新  
喪親朋相弔正彼此啣哀之日非求工口腹之時何  
可殺生害命轉增地下冤讐子孫婚嫁所望百年偕



老後嗣繁昌若多殺物命令彼雌雄失偶雛犢夭亡  
殊非吉祥善事雖禮不可缺亦當樽節省儉曲行仁  
術惜一命是惜一福杜一殺是杜一冤酬酢往來佳  
賓賢主尋常有酌只在情意殷勤何須親殺生命窮  
極肥甘萃砧几之冤號佐盃盤之談笑其他隨時隨  
地無大無小要在念念返觀時時設想思彼飛者走  
者游者躍者同有血氣同有母子同有知覺同有性  
靈當其割之剝之烹之炙之何等恐懼何等悲哀何  
等痛苦何等怨毒聞之酸鼻見則傷心所當猛發慈

悲常存惻隱斷除殺業涵養生機自然孽滅福增災  
消慶聚是在昔賢勸戒未必迂愚至于果報昭彰甯  
皆誕妄

牛犬馬驢有功于人人所宜矜羝羊跪乳生而知  
孝烏能反哺義亦類是猶有他物何必常餐雁行  
有序昔人以之比德雉實文禽龜爲四靈鯉爲龍  
族黑魚朝斗蟄應桂宮不宜輒食鳥被鎗打火毒  
徧體驚氣歸心水產如龜本非常饌其肉旣宰猶  
能自動鼈雖常物厥類匪一或爲他物所變毒能



殺人偶不致詳入口立斃鰻魚好穢每聚濁流盛  
夏牛畜死棄水中輒遊腹內飲食寢處鰻鱈亦同  
養生所慎魚名針口其毒在針貪嗜河鮪終為冒  
險更有一種形小而似蓋亦有毒蛤蚌之類其性  
至寒陰能敗胃人苦不知若夫鷺可玩也潔白無  
渝鵠可放也往還有信本是依人之物忍為口腹  
之需至兔獐之屬鳩雀之羣非盤殮所恒有非宴  
會所必資他如緣於田曰螺產於海曰蝸似蛤曰  
蜆似蚌曰蚨似蟹曰蟊蟊初非佳品且斃多命

又

校過

校過

效之欲作

魚蝦之纖小不中烹者多子者及諸物之心與腸  
與眼與舌與其頭腦俱宜對之而惻然者也

梁章鉅退庵隨筆梁玉繩曰僧尼喫素宜然也婦  
女喫素無識也乃士大夫亦欲作佛顧歡周彥倫

一流人真不可解按佛所居地蔬菜不生故經言  
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為我殺不聞為我殺

不疑為我殺復益之以二自死鳥殘號五淨肉又  
言淨肉除人蛇象馬驢駒獅子狐猪獼猴十種是

佛亦未嘗喫素也昔東魏檄蕭梁文有曰毒螫滿



不用圖

懷妄敦戒業躁競盈曾謬治清淨正中今人喫素  
之病吾輩惟不恣殺生隨時撙節可矣憶亡友鄭  
六亭兼才言戒殺放生惟出家無父母宗廟者行  
之吾儒則有遠庖廚無故不殺七字可守可謂切  
實至當之言又謝在杭肇淵曰人平日能不殺生  
亦是佳事一切果報姑置勿論但生動遊戲一旦  
斃之鼎俎自所不忍今人愛惜花草者偶被摧折  
猶懊惱竟日况血氣之倫乎但處世許多交際力  
未能斷且食肉已久性有不堪惟當禁其大者如

牛所不必言羊豕雞鴨之屬因祭祀宴饗市之可  
也自奉則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耳

志

紀文達嘗言戴遂堂見一巨公四月八日在佛

寺禮懺放生遇一游僧合掌曰公至此何事曰作  
好事問何爲今日作好事曰佛誕日也問佛誕日  
乃作好事餘三百五十九日皆不作好事乎公今  
日放生是眼見功德不知歲歲庖廚之所殺足當  
此數乎巨公猝不知對知客僧叱之曰貴人護法  
三寶增光窮和尚何敢妄語游僧且行且笑曰紫



止言錄  
衣和尚不語故窮和尚不得不語也掉臂竟出一老僧竊嘆曰此闍黎大不曉事然在我法中自是突聞獅子吼矣昔五臺僧明玉曰心心念佛則惡意不生非日念數聲卽爲功德也日日持齋則殺業永除非月持數日卽爲功德也燔炙肥甘晨昏饜飫而月限某日某日不食肉謂之善人然則苞苴公行簞簋不飭而月限某日某日不受錢謂之廉吏乎與此游僧之言若相印合李杏浦總憲則曰此爲彼教言之耳士大夫終身茹素勢必不行

得數日持齋則此數日可減殺得數人持齋則此數人可減殺不愈於全不持乎是則見智見仁各

明一義矣

閱微草堂筆記

余懋杞放生說放生浮屠法也其說較博施濟衆爲尤難儒者所弗道或曰天生萬物以資人用放而不殺非生物意或曰放生者少殺生者多一人生之而百人殺之放何益乎或曰放生不如戒殺家居奉親祭祀賓客皆不免於殺焉知所放之物不再登於庖故放不如戒嗟乎孰是數說而放生

釋



之念始永息矣近世所用浮屠法十室而九士大夫未嘗諱言獨至放生而斥之且所難乎博施濟衆者力不及耳非義不可也施濟卽不能博衆寧不愈於一無所施一無所濟者乎天之生物誠以資用然不聞夫天道好生與人情未必事事皆出天意獨殺生必欲奉天與放少而殺多非放生者之咎也若相效而起焉知不化放多而殺少與萬不獲已而出於殺自祭祀賓客奉親數者之外皆可以放生皆可以不殺生人人皆可不殺生而放

生則是戒者止免一己之殺而放者且免他人之殺所得孰多與吾謂人人有放生之心有放生之力而拘泥於前數說則放生之心變而爲殺生之心放生之力變而爲殺生之力所爭毫釐而相去已千里夫物之貪生而畏死猶夫人也刀砧在前湯鑊在後呼號乞命而莫之顧血肉痛楚而莫之憐設有人焉惻然心動從而放之何異囹圄之中忽聞大赦垂死之證或遇良醫其踴躍狂喜不啻超凡而入聖卽朋友眷屬亦無不爲之額手稱快



相賀更生也夫大罪而奉赦死疾而復起非能保其永不死也特以萬無生理之時而忽然可以免死其得生之樂自有異乎尋常者人能常體此意以放生則放生之心勃然起矣近世言放生者率盛稱果報覺世之意良深而有不信果報者予惟卽以人情破其習見動其惻隱之良心人卽不至於犯法而疾痛罕能自保也吾愛吾生卽以愛物之生恕也卽仁也出而治民爲廉靜慈惠之吏退而家居爲恭儉忠厚之士不于此乎徵之哉

校

校

汪琬鱣羸說滋陽署中嘗一日食鱣而美語予曰此滋陽人所不知食者吾得之甚賤予聞之輒爲愀然自是不忍復下箸又一日設有田羸語予如前予聞之愈用愀然因語之曰鷄鶩羊豕之畜賴人之養而後生者也故人得之以爲養彼無憾也然且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其所以處之者如此彼鱣與羸不待人以爲養而我自爲取之以爲養彼不害人而人害之人實不仁物何有焉且夫彼生南方我不取而食之人皆得



取而食之則彼固自分爲刀俎中物而已久矣夫其無生之心也今則不然我不取而食之則人雖欲取而食之亦不知所以食之自我取而食之於是人人皆知所以食之而殺之端開自我矣夫人之官於斯暫也而其食鱣羸於斯亦暫也而我奈何以暫時之口腹至開無窮之殺機由是而二物無得免者矣悲哉何鱣與羸之不幸也昔程明道先生爲上元主簿初至見民有持竿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自是邑之人無有敢畜禽鳥

者古人仁及物類蓋如此夫不仁之事民或爲之尙當教之使勿爲況民所不爲而我導之使爲其又何以禁焉

張爾岐廣戒殺牛文自習俗恬殺仁人君子未嘗不以殺爲首戒而近歲以來獨重殺牛上自朝廷縉紳學士下至閭巷細民無不知殺牛之爲大戾者或著爲文章編爲頌偈或刻冊流布或單紙粘壁不下十餘種子每遇而讀之未嘗不歎其惻隱之至切而又未嘗不惜其用心之狹與立言之不

校  
校



備也昔齊王不忍一牛孟子以爲是心足王予以爲當今之世而人人推其戒殺牛之心君可以爲堯舜臣可以爲皋夔稷契布衣韋帶亦可以爲顏曾思孟而不難也戒殺牛之心何心也不忍之心也不忍於牛而忍於人者世必無此心世必無此人乃不忍於牛則真不殺牛真相戒以不殺牛不忍於人則未必真不殺人未必相戒以真不殺人者何也殺牛之慘人見之人能言之殺人之慘人未必見之人又未必敢言之也殺牛之慘戰懼迫

蹙血肉淋漓而已殺人之慘則有戰懼而不暇迫蹙而無地血肉淋漓充滿世間而莫測其際者何也殺牛者刀砧而已殺人者不止一刀砧也邵子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使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相率委溝壑而死卽爲殺人矣所謂生路者衣食也安樂也義理也催科急而衣食之路絕矣刑禁苛而樂生之心亡矣盜賊熾而使人不敢詰盜風俗偷而日迫人於偷義理之路絕矣三者



之路絕死於飢寒者有之死於桎梏冤濫者有之  
死於刳掠困辱無聊者又有之其幸而存者相率  
而蹈於苟且之途爲禽獸之歸者又有之沴氣所  
結澆風所煽喪亂凶災相尋狎至而人之能生者  
有幾乎夫人之與人肢體色貌同也血氣心知同  
也好惡聰明又無不同也相生相養則爲倫常相  
滋相嬪則爲世宙其所翊戴則爲君父之尊公卿  
之貴其所供給則爲玉食之奉祿予之需其視牛  
之墾地服箱爲功於人又甚相倍也嗚呼人與牛

有閒矣牛之見殺則人憐之人之見殺而人不憐  
何也嘗推其故矣人之殺牛利牛之有而不卹其  
死也人之殺人得非亦利其有而不暇卹其死乎  
人殺牛而人戒之有二氏因果報應之說以惕之  
也人殺人而不知戒得無因果報應之說不爲殺  
人設乎抑殺人不以刃者之罪異於以刃乎人曰  
殺牛則鬼神察之人曰殺人上天獨不鑒之乎吾  
願今之人推不忍於牛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推  
相戒勿殺牛之心而畏威避禍之心亦不可勝用



也

李漁曰禁宰耕牛一事是弭盜良方不知者僅以爲修福是實政而虛談之矣蓋大盜必始於穿窬而穿窬之發軔又必以盜牛爲事何也民間細軟之物盡在卧榻之旁非久於竊盜者鮮不爲其所覺惟耕牛蓄之廊廡且不善鳴牽而出之甚易盜牛入手卽售於屠宰之家一殺之後卽無贓可認是天下之物最易盜者是牛而民間被盜之物最難獲者亦是牛盜風之熾未有不階於此者彼屠

牛之家明知爲盜來之物而購之惟恐不速者貪其賤耳從來宰牛之場卽爲盜賊化贓之地禁此以熄盜風實是敦本澄源之法而重農止殺又有資於民生不淺爲民上者亦何憚而弗力爲哉王士正香祖筆記真臘風土記牛馬死不敢食亦不剝其皮革云以其與人出力故此俗勝中國人多矣

蘇軾東坡志林子少不喜殺生時未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鱓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

臘



正誼錄

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  
見有餉鱗蛤者皆放之江中雖知蛤在江中無活  
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于煎烹也非有  
所求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雞鴨之在庖厨不復  
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  
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南史隱逸傳始興人盧度字  
彥章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伐魏永敗魏人追急淮  
水不得過自祝云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  
見兩楫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

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  
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  
月竟以壽終偶讀此書與余事粗相類故並錄之  
予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往過之輒作泣  
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  
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  
已泣此語使人悽然也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南史梁傅昭性尤篤謹子婦  
家常得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



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乃知牛之禁殺自梁已然矣

翁方綱曰戒殺生之說今人以為二氏說也陳長發毛詩稽古編極言網罟之宜除而治經之家集議焉杜少陵詩法自儒家而曰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然則易稱結網罟以畋魚孟子謂雞豚狗彘之畜老者可以無失肉矣數罟不入汙池魚鼈不可勝食是又豈有二義歟然而中古以還聖人之法也日以密則所以濟其不及補其不足者

# 制

亦曰以周故曰王用三驅失禽不戒也故曰聞其

聲不忍食其肉君子遠庖廚也是則戒殺生者酌

其宜通其變順而易行也戒殺者不自我特殺也

夫如是則非迂濶之談矣非二氏之學矣揆諸時

審諸勢矣乃吾則竊欲反諸已焉何者凡饗祀燕

賓之外則惟自養而已易曰頤貞吉觀其所養也

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

也則口腹豈啻為尺寸之膚哉吾嘗謂觀所養即

觀其自養則山谷食時五觀之義畢具矣人一日



間而所養備焉豈必殺生哉一簞豆之粟粒一瓢之并華皆受造物之膏澤每飯卽思何脩而克受之是以一粒之墜拾虔奉將之一勺之飄灑謹護持之推此義也有飫我以膾炙充我以鼎烹者其益加敬承自課自問何福以消除之更不知其幾什百倍矣而更何有自加特殺之一隙容乎其間也哉故曰惟口啟羞惟甲冑啟戎勿謂一言語之易出猶夫視甲冑與戎之凜慎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勿謂一衣服之華不啻見干戈省躬

之惕志也凡一切日用出入動止胥視諸此則吉祥虛白常自湛然又安得有一蝦蛤之涓沸來吾靜鏡者而違言戒乎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第五倫守會稽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州郡禁屠牛始于此晉元帝時丁潭書云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朝廷禁屠牛始于此士大夫學佛不殺生固善事然其胸次所存鑄氣成金一念之間殺人無數至于政事喜怒有絕滅人門戶者乃區區爲一螺蚌蜺蛤不肯庖宰而

同



曰畏殺生云者吾不知也三代以來周公孔子行  
事何嘗勸人殺物命哉特不暴殄天物窮極滋味  
而已祭祀賓客之資甘旨供養之奉有不可畧者  
未嘗以戒殺生故絕也孟子最明此牛羊何擇聞  
聲不忍食其肉之類其盡之矣

陸世儀曰凡孤老院中縣官宜擇僧徒之有行者  
使居其處許之募化俾朝夕看養煢獨有功則縣  
官勞之其煢獨之人願爲僧者亦聽蓋垂死之人  
其心別無所樂使其注念西方亦可消遣餘生解

其愁苦今僧徒中往往建放生菴開放生池畜養  
雞魚豕畜而獨無有念及煢獨者



正言錄



校

竈前戒忌說



竈神號曰司命所司一家良賤之命也其神與人最  
為親近動靜居處無微不察每至月盡上奏天庭降  
祥降殃報如影響故居五祀之一人多敬外神而慢  
竈神以其親近易忽為家長者亦每失於檢點任男  
婦婢僕之輩日在竈所樂則歌唱笑嘩喧嘩怒則哭  
泣叫喊咒罵又或裸體竈前躋足竈門與夫煮牛犬  
燒毛骨焚煨字紙烘炙衣履便後穢手上竈產母不  
側坐燒火以刀斧置竈以帚把向竈與夫堆積塵垢



蓋

搗切葱薑敲鍋洗蓋種種習慣皆足以觸神之怒得禍不知又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太上感應篇拈出爲戒蓋燒香所以敬神竈下火灰謂之伏龍尿取火燒香褻瀆神靈村野之人拾取穢污柴草及用驢馬糞以炊食殊不知柴雖下爨氣實上蒸穢臭之氣觸犯竈神此尤爲造罪之甚者也居家朝夕焚香竈前常當潔淨朔望明燈每月三十晚虔誠禮敬行見神安家旺感應至靈

梁章鉅退庵隨筆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

校  
校  
校

公

竈神紀文達師嘗疑天下一竈神歟一城一鄉一竈神歟抑一家一竈神歟如天下一竈神如火神之類必在祀典今無此祀典也如一城一鄉一竈神如城隍社公之類必有專祠今未見何地有專祠也然則一家一竈神耳又不識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數天下竈神亦當如恒河沙數此恒河沙數之竈神何人爲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遷徙不常興廢亦不常竈神之間曠者何所歸竈神之新增者何自來日日銓除移改神不又太煩耶



此誠不可以理解也然三代時卽有媚竈之語而世所傳竈神每月晦將人家所行善惡錄奏天曹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此語見感應篇不可不信故人家於五祀不必徧祭而惟祀竈爲最虔我朝自順治八年定制每歲正月祭司戶之神於宮門外道左南向四月祭司竈之神於大內大庖前中道南向六月祭中霤之神於文樓前西向七月祭司門之神於午門前西角樓東向十月祭司井之神於大內大庖井前南向

中霤門二祀太常寺掌之戶竈井三祀內務府掌之而每歲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又自於宮中祀竈以爲常是此禮實達於上下蓋自古相傳皆以是日爲醉司命之辰而或有行於二十四日者則不典矣

袁枚隨園隨筆道家稱竈神爲東廚司命此悞也按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康成以爲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漢制掌之荆巫應邵云刻木長尺三寸爲人像行者置



節

篋中居則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屈平作九歌分而為二有少司命大司命之稱其非竈神明矣竈神始見周禮注顓頊氏有子曰黎祀為竈神

正言錄

校

策

惜五穀文



天下之寶無逾五穀者也嘉種誕降厥由帝命而又發之以土膏潤之以雨澤水旱風雹不為害螟蝗蝨膳不為災而後苗而秀秀而實而後登諸場圃而後薦諸盤餐故五穀者天所愛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乞兒貧婦窮途困頓之餘正所謂簞食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然而星霜野店索貸何從風雨荒邨呼號莫顧當此之時雖一粟一米亦不易得故五穀者民之命也況夫農家作苦更有什百於士工商賈



# 春

者冒暑而鋤帶星而汲終年勞瘁常在塗泥糞壤之中盡室經營竭其父子家人之力蓋自以耕以耘以斂以獲迄於春之揄之簸之揉之不知幾番愛護幾許辛勤故五穀者人力之所萃而以我之福消受之者也可勿惜哉其一在鋪館之中就食之客來去不常而奔走滌器者往往取便一時不暇顧惜殘羹餘粒捐而棄諸道旁矣揮而沃諸溝中矣其一在衙署之中食指繁多準量無數官長簿書殷迫不暇計及於饗殮僕隸魚肉腥羶遂亦自忘其艱苦釜底之飯

隔宿之餐竟視爲可棄之物因而及於鵝柵雞栖矣因而及於人溲馬勃矣其一在富家貴族主中饋者經年不入庖厨任使令者終日居然飽食人浮於食則請而益之矣食浮於人則餽而棄之矣其一在棘闈號舍爲士子者多取則必多所餘司巡綽者許納而不許復出當步履之所及則在踐踏中矣步履之所不及則在便溺中矣其他隨地隨時不勝枚舉或以爲無傷或以爲難禁或以爲瑣屑之務不足經心或以爲忙冗之中不遑留意然而咎已日積也罪必



枚付 枚付

有歸也惜之於無形而預防之可也申諭之可也節  
而用之可也惜之於有形而時察之可也曲全之可  
也檢而拾之可也今揆之於人情物理所宜愛重而  
寶貴者如此夫大易之訓小善弗為小惡弗去積而  
難掩猶足以滅其身而況不敬不惜不得謂之小惡  
則夫能敬能惜又寧得忽為小善也哉

倉廩米穀置放潮濕地面朽壞夏月多煮粥飯留  
遺餲敗焦飯宿飯輕棄食不盡一器餅餡等不盡  
一枚或食精遺粗碗底餘粒餘麩不盡倉廩不掃

黑方 澣

盡地上遺米厨竈上飯粒隨手抹棄棹椅下狼籍

不拾煮飯湯下麵湯漿洗衣被裏衣襯被單褲等

漱又非飾觀之物何必用漿飯鍋遺粒未盡煮湯洗手足穢食

不行淘洗即以餒人飼猫餵犬無節令食之不盡

衣服誤帶米粒入廁手紙上穀粒亦宜撿去漉米作飯不撿

出穀子穀子入腸不化糕餌糰粽及米麵茶食任其

餲敗後棄之用酒澆飯飯亦不化飲酒淋瀝覆溢或暗

傾肴饌中數粒米難成一滴酒飲酒過醉嘔吐滿地勸飲者與有罪

焉將粥飯及糕餌等物與無知小兒任其自食必至



校過

上

狼籍甚而在野田行走蹴傷苗稼染米作絨綵花  
尿糞之中  
心插帶家中多養雞鴨作踐

梁章鉅曰水為地之險酒為人之險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故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周禮地官胥師司虺禁屬游飲食於市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古者羣飲之罪至重如此漢書文帝紀注曰漢律三人以共飲酒罰金四兩則禁稍弛矣後世惟魏大安四年設酒禁釀酤飲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禁朝官飲酒犯者死元至元二十年禁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子女沒官皆可謂用重典然立法太過故亦不久而弛予嘗聞黎襄勤言今者生齒日繁財用不足但當嚴釀酒裁煙之禁或加重其稅於民間生計無損而於利源不無少裨蓋亦救時不得已之一策也 方靈臯曰周官凡

上

酒皆公造民得飲酒獨黨正族師歲月蜡醕耳漢制三人無故共飲罰金一釵三國時家有酒具行罪不宥誠知耗嘉穀於無形而眾忽不察者惟酒為甚也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小聚皆有酤者沃饒人聚之區飲酒者常十人而五與瘠土貧民相較約六人而飲者居其一中人之飲必耗二日所食之穀若能堅明酒禁是三年所積可通給天下一年之食也凡民間用酒莫宜於祭祀婚姻然周公制法不耕者無盛不績者不衰祭無盛猶可况以歲儉而去酒乎 乾隆初年北五省大吏議燒鍋釀麴之禁言人人殊直隸疏內以燒酒之禁宜嚴於歉收之歲而稍寬於豐裕之年本地釀造零星者毋庸禁止惟不許麥麴燒酒出境而嚴禁肆行躡麴與販者河南疏內以行法宜因乎地而立禁先清其源豫省酒多自造比戶皆然請免零星製麴之科而嚴廣收多躡販賣之禁甘撫疏內以甘省並非產酒之區毋庸查禁晉撫疏內以晉省燒鍋可寬于豐年應禁于歉歲陝撫疏內



以陝省俗儉民間祭祀慶弔不得已而用酒若禁燒酒而用黃酒則專用米穀細糧轉於民生未便况臨邊地冷兵民藉以禦寒勢難槩禁惟躡麴開行遠販宜嚴加禁止陝督疏內則以為燒鍋當禁而不可以必禁禁之所以節流寬之所以去擾惟歉年自宜禁令加嚴其躡麴開行遠販者宜嚴行禁止至山東巡撫因二麥歉收嚴禁燒鍋躡麴竟有毀棄釀具畏法改業者有自行出首者則行之已著有明驗者也按燒鍋一事各省情形不同故辦理亦不能畫一自可齊其政不易其宜躡麴一項係燒酒盛行之源躡麴多則私燒必廣有損蓋藏且富商巨賈肆行躡麴廣收販運易於查拏不致滋擾平民禁之以清其源裨益甚大故各省陳奏衆論僉同也郭復齋曰閩地二千餘里原隰饒沃山田有泉力耕之原足給全閩之食無如始之闢地者多植茶蠟麻苧藍靛糖蔗荔枝龍眼柑橘橄欖之屬已耗地三分之一然其物猶足供食用也今則煙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原煙出自西北

# 間暑



謂可驅寒耳今則徧於東南飲煙者無寒為用與食鹽等而又勝之閩中更甚其煙葉之雨露入地則地苦而穀蔬不生無益於人而害於嘉種如此可知不知所變計哉按復齋吾閩人宜其為桑梓遠慮如此而余嘗藩甘肅屢欲申蘭州水煙之禁詢之紳士皆以為斷不能禁而徒以擾民蓋今日之喫水煙者徧天下其利甚厚利愈厚則逐末者愈多甘肅地土磽瘠甚於吾閩循此而不知返則本計益細農利益微甚可慮也

顧炎武日知錄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

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

於周子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

謹酒而司醜禁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



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矣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於幽王而天不洎爾之詩始作其教嚴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畫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鄩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宏羊踵此從而權酤夫亦開之有其漸

乎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

此困學紀聞謂權酤之害甚於魯之初稅畝

然史之所載自孝宣以後

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權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



宗淳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輝雜志以爲惟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此權酷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權緡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爲日用之需比於饗殮之不可闕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故知邠原之遊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座

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勲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旣發有司供餼於道路唯惠元一軍餅壘不發上稱嘆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衆整如此卽治國何難哉

沈括筆談言太宗朝禁卒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有罪

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



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

黃魯直作黃彝字說云酒善溺

人故六彝皆以舟為足

徐尚書石麟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

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歿於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頃者米醪不足而烟酒興焉則真變而為火矣

酒

酒

尹會一禁止晒麴疏臣查燒酒所需高粱為多而中州所植高粱為盛蓋因地土平行蓄洩無備雨水稍多即虞淹沒惟高粱質粗而稈長較他穀為耐水故種植者廣其稈名曰秫稽民間編籬葺屋織蓆炊薪莫不取給於此而黃河兩岸堤長工險歲搶一修必需秫稽墊鑲所用更不可勝計獨是高粱之為物易朽而難於久貯因用以造酒資其利以濟日用之需相沿既久習以為常而大開燒鍋興販射利者甚少民間取用惟明流居多其色



類於燒酒其味稍淡亦用高粱作成大槩飲燒酒者十之二三飲明流者十之八九此酒家常率能自造隨處俱可零沽幾於比戶皆然使禁燒酒而不禁明流則造酒仍衆若禁燒酒而并禁明流則犯禁者愈多此臣仰體天心再四籌畫順民之情因民之利而不敢遽請嚴禁者也惟是造酒必需麴蘖晒麴必用二麥豫省產糧惟二麥爲最廣而耗費麥糧者莫如晒麴爲最甚凡直隸山陝等省需用酒麴類皆取資於豫故每年二麥登場後

富商巨賈在於水陸馬頭有名鎮集廣收麥石開坊晒麴耗麥奚啻數千萬石夫麥乃五穀之精良非若高粱之質粗而易朽豫省之民尤每食必需耗一分之麥糧則損一分之民食若省一分之晒麴卽裕一分之積貯是禁麴旣以節二麥之費更以清造酒之源臣請嗣後除民間零星製麴自用者免其逐戶查禁外其有開張作坊廣收多晒囤積販賣者嚴行定例治罪并將失察縱容之地方官定以處分凡關津隘口嚴加稽察如有車載船



裝牲畜馱運盈千累百販往各省者卽行查拏究治庶幾麥糧歲有餘積儲蓄日饒而跼麴不行則燒鍋亦可漸減矣他如查禁之難滋擾之弊以及棗柿等類之均可燒酒諸臣業經陳奏不敢贅瀆孫嘉淦請開酒禁疏伏讀 上諭河北五省燒酒盛行特以飲少輒醉其價易售人皆樂其便易故造之者多則是造酒之由 皇上旣知之矣又讀上諭燒鍋之禁有司楊奉陰違黠悍富民用其資財串通胥役敢於觸禁肆行則是禁酒之弊

皇上亦旣知之矣知其造之多而禁之難而猶斷然必禁者蓋以造酒之家類皆富民而非貧民之生業禁酒而存米穀則富民不過暫緩於一旦而貧民將享樂利於無窮此所以斷然禁之而不疑也臣之愚昧則以爲燒酒之禁無論禁之而滋擾擾之而終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擾而能永禁其貧民之生計米穀之蓋藏不惟無益而且有所損臣請詳言之望 皇上鑒宥而採擇焉夫所謂作酒醪以糜穀者爲黃酒言之也黃酒之麴必用小麥



其米則需糯粳秫黍此皆五穀之中最精且良糜  
之誠爲可惜若白酒則用高糧而佐以豆皮黍殼  
穀糠之類其麴則用大麥大麥與高糧非朝夕所  
常食而糠殼等項本屬棄物雜而成酒可以得重  
價其糟可以喂六畜此乃化無用爲有用非作無  
益而害有益也他若棗柿葡萄等類皆可燒酒乃  
天地自然之利不需米穀而成今欲禁燒酒而併  
禁黃酒則無以爲祭祀賓客養老之用誠有所不  
可若不禁黃酒而止禁燒酒則是使天下巨萬億

兆飲燒酒之人皆轉而飲黃酒飲燒酒四兩而醉  
者飲黃酒二三斤而不足則黃酒之沽必什倍於  
前而小麥糯黍之費不可以數計矣省大麥高糧  
之麴且賤者而倍費小麥糯黍之精且貴者此臣  
所謂無益於蓋藏者也至小民之生計則豈特口  
食已哉必將以釜甑爨而以鐵耕百工之所爲皆  
需以粟易之而又有稅糧之徵衣服鹽蔬之用婚  
姻疾病喪葬之費非糶五穀無由得也故粟太貴  
則病末太賤則傷農得其中而後農末俱利故農



有歉荒亦有熟荒計十年之內歉歲三而豐歲七則粟宜有所洩非但積之不用而已今北五省之地不種高糧則無以爲薪席屋牆之用種之而用其糶稗則其顆粒宜有所售賣燒鍋旣禁則富民不買高糧而貧民之高糧雖賤而不售高糧不售而又必需酒則必賣米穀以買黃酒向者一歲之內八口之家賣高糧之價可得七八兩今止二三兩矣買白酒之費不過二三兩今買黃酒則費七八兩矣旣已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粃糠穗穀

之類堆積而不能易錢園林果木之實腐朽而歸於無用牛羊猪鷺等畜艱食而不能肥腴自然之利皆失則日用所需惟糶米麥糶之而售則家無蓋藏糶之而不售則完納稅糧以及衣服婚喪之用皆絀此臣所謂有損於生計者也且夫小民之趨利如水就下此非政刑所能防也利所不在雖賞之而不爲利之所在則禁之而愈甚燒鍋禁則白酒少酒少則價必貴價貴則私燒之利什倍什倍之利之所在則民以性命爭焉私鑄銅錢私造



正言錄  
賭具罪至斬絞軍流而民猶或犯無他爭利故也  
今私燒白酒則將定以何罪乎我 皇上大聖至  
仁斷不忍以飲食細故而置民於大辟則其罪必  
不比於私鑄造賭罪輕於彼而利有甚焉欲民之  
不犯難矣不得已也而重官吏之處分官畏處分  
則查拏中商小賈類皆失業而豪富之家高牆深  
院查拏之所不至敢於觸禁則富民益獲漁利之  
益貧民不勝其欲而思效之將改造其器而變易  
其法於是乎釀醋之盆皆可以釀醋蒸飯之甑皆

可以蒸酒有司奉令不謹則賄縱而分其貲財奉  
令過謹則橫拏而傾其身家不寧惟是而已夫醋  
盆飯甑則何家不有哉一家之盆甑偶爾犯法則  
萬家之盆甑盡屬可疑將炊爨之民比戶可以查  
拏日用之物隨手可以訛詐公庭無非訐酒之訟  
而囹圄亦不能容犯酒之人矣孟子曰君子不以  
所養人者害人本爲小民之生計而滋擾如此則  
立法不可不慎也臣之愚昧以爲燒鍋之禁或宜  
於歉歲而不宜於豐年歉歲粒米惟艱則大麥高



糧之類亦可以療飢禁之誠爲有益但止可禁於成災之地而各處不必通行亦但可善爲勸導暫爲封貯而不必壞其器具而加以刑罰至豐年米穀足食則大麥高糧之類原非朝夕常食之物自宜開通酒禁使官吏無由需索而民間亦得出其不急需之顆粒無所用之糝糠轉移售賣以佐不時之費則上下不擾而百姓自享盈寧之慶矣望皇上爲斯民熟計之也 乾隆三年六月初八日辦理軍機大臣面奉 上諭據江蘇巡撫楊永

斌奏稱嚴禁躡麩一事朕思從前民間製造躡麩器具皆費工本今既禁止躡麩理應將器具聽民變價或改造別用庶幾稱便若概行封貯則前此製造之費盡歸無用殊非體恤商民之意辦理未爲妥協至稱未奉禁之前有造成之陳麩朕不知伊所謂奉禁者指何時而言朕禁麩之旨久已頒行而尙有如許未售之麩則可見地方大吏有司接到前旨不過視爲具文並未實力遵奉矣至今歲二麥如果豐收則除民家食用外或應勸民間



積貯或應發官價採買必實有一番布置乃於地方有益豈可禁止販賣遂可了事耶大凡大臣經理國家之事如有不便於民者卽當據實陳奏朕不難收同成命其實有裨益於民者便當實心遵奉見之施行雖經數年或數十年常如一日乃以朕斟酌降旨之事而該督撫等始初略爲料理未久卽有懈心再久漸至棄置豈必待朕每事每年再三提命而後知警省耶在朝廷固無此政體而在封疆大臣亦不當如此存心今因楊永斌之奏

並諭各省督撫知之欽此仰見我 皇上聖明遠

燭勤恤民隱之至意臣愚昧之衷苟有所見不敢不據實敷陳伏查禁麪之令蓋因禁酒而起以爲麪者酒之原也嚴禁躡麪則可不耗麥而裕蓋藏且麪旣不販則可少造酒以省五穀此議禁之本意也乃自立禁以來奉行不力者旣視爲具文而陳麪之貯所在多有力於奉行者則又毀器具拆坊肆封麪塊查販囤官旁午於道路役索於鄉村如江蘇巡撫楊永斌之所爲蓋在在皆是也

詐



皇上亦既知其擾累而惻然有所不忍矣夫使擾累於一時而可有益於異日則不必爲目前之姑息而隳長久之至計乃臣再四思之而知其無益於民也今夫五穀之產燥濕異宜惟麥爲南北所通種普天率土種麥之田十居七八每遇豐年所收最廣而性不可以久貯今夏之麥至明夏而遂變近濕則虫蛀近風則蛾飛再過一夏則成霉再過一夏則成灰雖謹藏之不能救也收廣而難貯於是乎口食之餘亟思糶賣以佐日用之需顧家

家糶之則買之者寡矣於是乎豐年之麥價賤而不售富商大賈乘民之急而賤收之收之既多而無處轉販於是乎躡麩爲其質輕而可以行遠也此雖商賈漁民以逐利然而農民實利其麥之得有所售而可以濟急故彼此相安振古至今而未有改也今取商民之故業一旦而禁之不惟毀器封麩商賈之資本盡虧且民間有餘之麥將如何售賣乎二麥豐收比戶足食本地之民既不購買躡麩已禁商賈不來農夫力穡無暇遠販於是乎



衣服婚喪日用之需皆絀加以稅銀之徵麥熟爲期麥不可售則糧無由完既有損於民生兼有虧於國計積之歲月而暑蒸霉變化爲烏有並無益於蓋藏此雖 皇上鴻仁遠沛發官價以採買而庫帑有數豈能盡糴民間之滯積且貯之倉而必不能久則是民急暫紓而官累無窮亦非無弊之道也再查躡麩坊肆惟河南江蘇爲多各省皆取資焉夫使禁二省之躡麩而果能減各省之造酒亦何妨苦一方以利天下而有所必不能者則以

麩之爲物家家必用之亦家家能躡之向特二省之價賤耳賤者旣不可得則自躡之而自用之所必然也麩禁雖嚴不能禁人之自躡則是向也總躡於兩省今也分躡於四方向也躡於麥賤之鄉今也躡於麥貴之地所耗之麥猶是此數而使麥貴之處因躡麩而愈貴麥賤之處因不躡麩而愈賤商賈旣已失業而於民人毫無所裨則是徒爲此紛紜也至於禁販運查囤積則尤有所不可夫糶粟麥以完稅糧此有司所敲扑而督也裕蓋藏



以上言金  
以備荒歉此功令所諄復而導也顧販運之與糶  
賣事異而形同囤積之與蓋藏名殊而實似禁販  
運必併阻其糶賣查囤積將並稽其蓋藏則官吏  
之侵漁何極而百姓安所逃此法網乎天下農民  
幸逢山皇上至誠昭格迄用康年廣貽來牟以樂  
我黎庶乃口食之餘不能售賣以濟用商賈收之  
則以爲躡麴而嚴拏之富戶收之則指爲囤積而  
訛詐之民自糶之又指爲販運而需索之力絕其  
流通之路使內困於日用外迫於追呼束手而待

其麥之霉變婦子愁嘆不覺豐年之樂而反以爲  
苦此則仁人君子所當急爲轉移者也夫爲政自  
有大體富民自有常經輕徭薄賦以畱其財緩刑  
息役以紓其力約法省令以杜其擾安靜而養之  
歲月以俟之將自躋於家給人足之盛斷未有峻  
其禁令易其本業多其侵漁而可以富民者也臣  
願 皇上廣運如天之明勿搖於二三之說深知  
寬大簡易之可久洞悉科條法禁之無益凡所謂  
禁酒之令禁麴之令禁販運窩囤之令一切洗滌



盡與蠲除使三民得以懋遷有無商賈得以阜通  
財貨百姓各享自然之利官吏永無查拏之擾  
從前禁酒禁麴之議不惟大學士九卿等俱屬紙  
上之空談卽臣言宜於歉歲而不宜於豐年猶是  
書生之謬論身親辦理逐案發落乃知奪民之貲  
財而狼藉之毀民之肌膚而敲朴之取民之生計  
而禁錮之飢饉之餘無固志失業旣衆何事不爲  
則歉歲之難禁似更甚於豐年是以周禮荒政舍  
禁去譏有由然也

對



書